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三

宋 黄榦 撰

經說

通解孝經本旨之類皆成書其尚未有終篇者有未脫藁者有一時因筆所記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及者今集爲經說附於集中

先生所著之書如書傳易解論語通釋儀禮

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爲氣質物欲所雜而昏

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心既囿於氣而不能不感於物則不能無所昏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既爲氣質物欲所昏雜乃始汙濁垢蔽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者既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善止所謂歸宿之地也至善謂

理之極致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也苟未足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止也

此言大學之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以知止有定而后能靜能安能慮能得苟不知所止則理之

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胸中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靜能靜則物不能搖而能安曰靜曰安指心而言也既靜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深造而能得矣能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

止有定而終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德為本而民為末知與得事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終始則學者行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進為有序則去道不遠矣葢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

之事處本末之物當先明德而后新民先知止而后能得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已不務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之不務能得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至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

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修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修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亦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

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修矣身者家之儀身修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則推此以及彼爾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疎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終始之有先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身皆不可以不修所厚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

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修身齊家爲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修身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

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綱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爲始能得爲終本

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為有序而去道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得之事也曰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當先知而後有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

則先知後得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及於民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說上文之意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此心之知可至知止矣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可誠意誠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正矣則能不偏以修身而身可修身修矣則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

止此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此節遺失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第一章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此文言學而釋以性善而復其初者愚謂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寂然不動之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

而之五常百行無非至善人爲氣質所昏物欲所汨又不能學以通之旣不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爲然後知吾此性之本無不善操存涵養以復其初也爲聖爲賢不外於此知此則義理之大原學問之要指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此乃首章誨人最要切之語學者便當致思不可泛然讀過也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此文言有朋自遠方來而程子釋之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何也愚謂以自遠方來觀之非吾之善有以及人何以使同類之人皆自遠而至自遠而至則信從者衆可知矣程子語雖簡短而深得聖人意學者當詳味也

第二章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愛之理則或問之説詳而明矣心之德則猶有所未達也愚謂人之一心虚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

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爲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曰此章乃偏言而併以專言者釋之何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而非有二物也故合而言之仁之旨備矣

第四章

愚謂三省雖三事然皆重厚詳審而無輕易苟且之意曾子資秉實篤故其所省如此

第五章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愚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主一無適之義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葢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字之義爲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一矣二說葢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第六章

愚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體此六者見之行事如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行此六者有餘力然後學文也

繫辭傳解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儼然而尊隤然而卑健順之德於此乎定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陳而上卑陳而下貴賤之分於此乎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者常動靜者常靜剛柔之質斷然不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物合一何吉何凶類聚羣分迭爲勝負吉凶之應由是生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未成何變何化已成之後迭爲消長變化之機由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

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剛摩柔剛化而柔變以柔摩剛柔化而剛變八卦相推盪亦然後者化而前者變後者長而前者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變一化而人物生焉得乾健之

性者爲男得坤順之性者爲女此承上文乾坤變化成物之功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猶主掌也作爲也萬物受氣於天成形於地乾始而坤成之也乾健故易而知大始坤順故簡而作成物此承上文生之之功而言其本於乾坤之簡易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易則理明故易知簡則事直故易從理易知則可信故有親事易從則可成故有功行之而信故可久為之而成故可大此承上文易簡成物而言其功效如此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以理言業以事言賢人體乾坤之易簡故德業可久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不思而得易也不勉而中簡也天下之理得萬物皆備於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聖人之事也此言乾坤之易簡旣成生物之功而在人得之則爲聖爲賢亦此理也

右第一章繫辭之作以明易也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

作易蓋本乎此通乎此則道體之妙聖經之奥可以黙識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設卦謂伏羲造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也觀象謂觀萬物萬事之象取其卦之所以故謂之象繫辭謂三聖所述卦爻之辭繫乎卦爻之下故謂之繫辭剛柔相推謂以卦爻相推盪此指卜筮而言謂遇老陽則以柔推剛變陽而化陰遇老陰則以剛推柔變陰而化

陽此言易之爲言或見之卦爻之辭或施之卜筮之
用皆聖人設卦觀象而爲之也卦爻有似乎人事之
得失故繫之以辭而明其吉凶卦爻有似乎陰陽之
消長故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有人事得失之象故其辭爲吉爲凶卦爻有人
事憂虞之象故其事爲悔爲吝此言觀象繫辭而明
吉凶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陰陽晝夜之象故卦畫有剛有柔卦爻有陰陽進退之象故剛柔相推而一變一化化者進而變者退也卦有六爻動者變也亦以相推而為言也上兩爻屬天中兩爻屬人下兩爻屬地以其有天地人之象故分而為六爻道猶言義也比言觀象而以剛柔相推生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所居謂身所處安謂無所疑序謂卦爻有進退行藏之序所樂謂心所好玩謂不能忘辭謂卦爻有象占之辭居謂退處象謂卦爻之似辭謂卦爻之辭動謂出而有爲變謂卜筮得老陰老陽而變占謂或吉或凶所居所樂以身對心而言居動以行對藏而言此

言聖人作易無非取諸天地萬物人事之象既皆自然之理故君子學易身之所處心之所樂一行一藏無往而不法乎易亦皆順乎自然之理是以天祐之而無不利天即理也順理則吉無不利矣

右第二章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

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畧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

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大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奥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焉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

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禀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
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禀物欲
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
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
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
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
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
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

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已百已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葢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

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説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人中之秀而最靈者焉於

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

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

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之所以得統於文王也至於夫子則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大學則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顔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

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敬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

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畧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五常五行太極說三條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斂之極而爲智湛然虛靜淵然深識者與

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遡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為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

孟子説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

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
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
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値其清濁美惡
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
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
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
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
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

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别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者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包括矣葢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或主於愛或主於

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事則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乎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

而義用也錯綜交互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别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葦學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讀左氏傳雜說三條 嘉定十年二月一日

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是穀梁以隱爲非左氏以隱之讓爲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賢公羊又創爲子以母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爲適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爲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殁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

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如夷齊之事乃為其正也若隱者益義利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貪寶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弒也又推其原則其禍實始於惠公失禮而惑於邪不思諸侯一取九女無再娶之義而又惑乎手文之異是以貽禍於後世也

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强以狥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其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潁考叔舍肉遺母之意甚善而闕地及泉之對甚愚此皆不達於理而已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於爲箴以自警朱先生於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補其缺裒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於敬與

主敬之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於爲學而莫有能用功於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師父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

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葢畏即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黄子洪

客有以黄子洪所爲二圖見示子洪且欲刋之虎丘以諗後學而亦有刋之江陰郡庠者矣僕竊有疑焉以圖觀之則舜禹心傳之圖以人心道心合爲一則是天理人欲同體而可乎危微之下合爲精一又合爲執中至於一而中則非危矣又安得並立於危微之下乎其爲說則心之所發必乘於形氣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發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不皆乘於形氣矣惟其以爲皆乘於形氣所以合人心道心而爲一也人

心惟危則言之詳矣道心惟微則無一語以及之而遂及於精一何哉精一之後繼以動則皆中矣而又曰道心統乎人心而一矣則一在中之前抑又中之後乎周程言性之圖既以仁義禮智合爲一而謂之性矣又於性之下而繼之以心則心果在性之外乎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仁義禮智皆具於心而謂心在性外可乎至於爲説則曰心出於性何其與孟子之言相戾乎其論發以是理發非是理數則善矣而未發之性獨畧

而不言則但致和而不致中於學者功用亦疎矣雖曰虛明之體常卓立乎其中然中不言無所偏倚則亦未爲深知未發之所以爲大本也葢其圖中置心於性之外而其說則曰心出於性則此心之妙但有虛明而無禮義矣愚恐釋義之不精而反以誤後學故爲是說以寄子洪庶幾存其語而勿出仆其碑而勿廣深思而熟講之不至於七十子未喪而大義遂乖也

榦承惠書感感榦年已七十病倦不及裁謝姑寄此

以見朋友切磋之意幸亮之

論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

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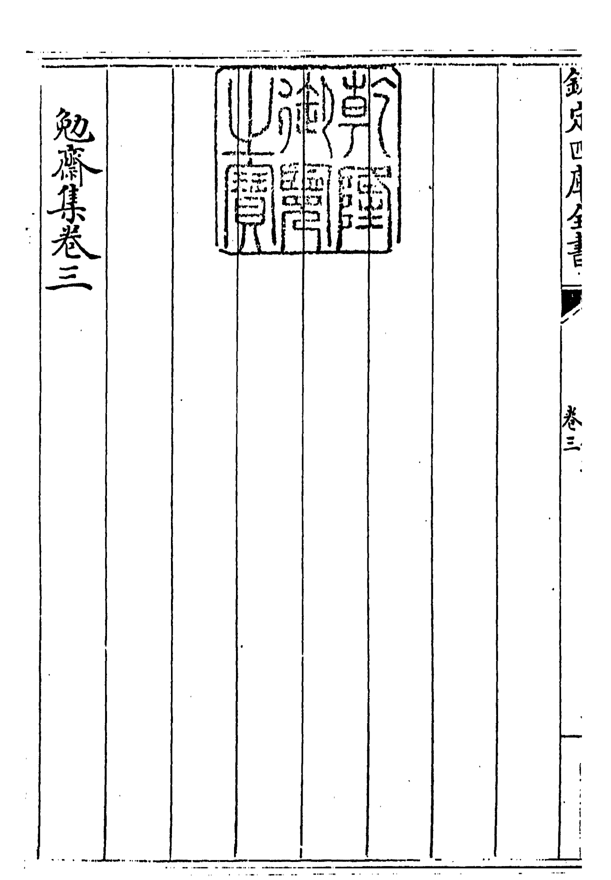
十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

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為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有用則虚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為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舊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曽子曽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曽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

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

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旣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别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自理而

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夫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謂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嘉定戊寅樓賢寺書此以爲中庸總論



勉齋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勉齋集卷四

宋 黄榦 撰

書

與晦菴朱先生書

榦侍親幸安病餘倦乏無他往還沓閲舊書不敢自廢向日看書獨盤誥殊未通今始玩繹俟異日求質正如盤庚上篇疑是誥戒有位者之辭盖將教於民由乃在位者始此史臣述經之大㫖自盤庚遷於殷至底綏四

方乃史官紀述民不願遷而盤庚自以其意言之如此以起下文誥戒有位之言其如台以上是民不願遷之辭卜稽恐當為句絶言先王常以卜稽其疑而龜筮之辭云云也其他曲折未能盡述此乃向日最不通處以此讀之稍成倫理然亦未知其是否又看大學中庸易傳循環讀之乃知人心持守常欲明覺然義理未通貫則羣疑塞胸觸事面牆所謂明覺者殆不足恃朋友猶以辯析已甚為疑恐卒墮於滅裂鹵莽墑埴索塗之地

也林際可在帥書院自謂爻軒嘗以盤誥授之以不欲見帥故不得亟見之俟其罷局當叩其曲折但謂康誥為周公攝政時書故稱朕其弟則於王曰之辭無所當矣特恐其他或有長處也三哥比得書意思甚佳葢天姿之美詩禮之訓自應若此幹以來歲彼中不招館客欲得朋友相切磋遂欲開歲四五日即離此適得彦忠書聞欲來春歸尋地季通蔡丈亦同行恐其至此無他深宻相識勢須少俟已與之約二十日不到此幹當即

啟行不審尊意如何 書稱主館徽猷先生又有歲晚天寒之問

榦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粗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留心於此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間有親舊之子為之授句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自為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榦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

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為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甚前日偶出山間及歸之日館中諸友忽為大帥斥逐龢亟還以歸朋友十餘人有居鄉者卒無僕隷大為吏卒所辱反覆自省無一毫得罪者凉薄自合至此閽門引咎蓋無見幾之明無避世之操所以至此其他曲折不足瀆尊聽至此益思平日狷介未為

失也後數日屐常乃以簡來别為占一僧舍令遷居之幹雖至不肖亦何至一旦食嗟來之食再拜謝之而已林擇之丈欲招周醫為古田丞療病適周有公事在直司林丈與屐常謀使虞侯傳語職官令蚤為結絶蓋欲周之亟行也訟者執其人以為教唆其人以實告諱屐常不言而專指擇之帥大怒杖虞侯而逐之擇之以此勉幹使勿以帥不禮於人為意幹卻欲以此勉擇之以蚤為去就毋數招人不禮為辱也林丈乃欲以嬉笑處

之是或一道也此紙告燓之勿以示人近日事多出不測更莫曉其意自反以求免禍而已喪服偶此人行急後便録呈大畧司馬公不言冠之有武其制若何齊衰武纓用布今不言則無以别於斬衰矣衣領正方疑是安項處三面皆方斜裁而下謂之方則當有曲角處不但如今背子領也衣袂相屬處長短皆齊而聯縫之無空缺處曲裾以一幅布交解裁之為兩條上闊下狹綴之兩旁如燕尾然非兩條相沓如燕尾也故深衣温公

注中云或謂之圭者上狹下銳指一條而言也謂如燕尾者兩銳相向總一身而言也今人以四條綴兩旁如兩燕尾然則失之矣未知是否斡過此當百日便圖趨侍世路險巇人心頗僻捨先生將安歸新居聞見締創異日若得結茆附庸其側爲朝夕依歸之地則幸矣潘丈誌文得與朋友拜觀令人慨然念之眞高世之士也家兄卜築小菴先墳之側一往輒旬月庶幾可庵之風矣賜書旦夕附往後便或可拜謝此書稱主館修撰郎中先生又有秋高極

涼之
問

榦同二姐領女兒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頼尊庇皆
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歡喜蓋累年所願欲而不可
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徳之情未易釋耳三哥亭溪得爲
一宿之欵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惬甫
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
小不安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
所以戒其用覺之實榦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

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政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幹菩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為他理會況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冤抑安能不為之動心帥卻云只令經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間人吏羣立不欲力與之辯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為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

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
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吕子約除藉田令
方羣憸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
旋其間否幹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
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
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
幸甚
幹侍旁幸安偷閒温習比去歲差得暇耳間祠命已下

竟遂閒退之志學者之幸也此間朋友數人亦難得志尚堅苦者反顚年不後人亦有痛自點檢耳蔡丈想不久須到意思斂退就實殊可敬重相聚不欵别去深用懷想膚仲地未入手有凖備者近特遡流為圖之又為他人所先其人乃無心得之地之難圖如此不知大哥窀穸有定所未邪蔡丈為膚仲言閩清一穴極佳膚仲之力不能辦不知先生肯遠就此否斡少禀劉仲則來訪云渠見攝帥幕帥於同列多不相下辛憲又非能下

人者一旦有隙則禍有所歸渠欲得先生道其姓名於
辛憲幹與之有世契不能辭可否幸裁酌
仲則相訪已悉以尊意達之仲則近已得鄉樞薦章劉
邑長終是清勁明決郡官有章司理者極曉事趙司户
者純粹皆可喜章司理以小眚為帥斥責對移自是僚
屬皆束手莫敢任事喜怒之不可不謹如此先生將漕
之命恐是廟堂決意欲行三州經界其勢亦恐難辭果
爾鄉邦不世之遇也尊體小小不快想亦無甚害幹身

為人束縛不能走侍不勝慕戀之情七月初便當一出書會人情不美自是初以為貧而受之既而以親戚尊長不可辭若無閒事出入應接則在我者得盡其職在彼者亦自無辭以相怪受人子弟而不免出入則彼雖未形之辭色而此已惕然不自安矣若必曰但據自家任便出入彼不足恤則非翰所敢為所幸止有百餘日耳人情不美不足怪最苦是有妨日力也朋友往還十餘人質用力者一二耳又多相遠不得朝夕講切然自

省之功亦不能全恃他人也朱曾叔兄弟今亦到此通

老知丞丈過終是篤實可愛可重想不久須造席下偶

李簿行附此

榦初八晩已抵侍旁老幼幸無恙更留二十餘日方可

告歸一房兒女久勞撫念重以為媿家兄此間亦能盡

職俸雖薄亦足奉親凡事只得逐日驅遣不暇為異日

謀也特老人於榦一房尤所鍾愛甚欲令挈為此來亦

俟相度事勢如何耳過玉山六七舅已為古人生平意

氣不凡雖欲為生產之計亦無所就容居蕭然殊可傷
悼玉山境內彌望如赭塘井盡涸三衢粗勝閩彼尤甚
此數日雨意不成細民嗷嗷良可念也鄧子禮尚留此
九月可與之同歸此書稱主管修撰先生乃八月十日書也
輸以初八日抵侍旁所幸尊幼皆安親老尤安健稍足
自慰家兄以近制成資須得部符乃聽解罷已遣人料
理未回解任須在八月初復以乳婢感冒不能行未可
即登途度歸計須在此月末抵建陽須當暫留恐雙溪

有妨縣官醼飲則近市別得一小屋亦佳望囑儲宰為預謀之家兄歸計及參部之計未知所濟已懇一二親舊為假貸之策過上饒趙守亦許以歸日相周旋但未知所假足用與否亦且只得挨去看如何休致不允之命想幹離後兩三日即到再上之章想亦遣行楊子直劉智夫皆在此遷延避暑且候逕兵蓋以近日有臺疏言過家上冢宿留不行者皆為故稽君命其意指林和叔樓大防而言故諸公皆為遷延中道之計而不敢過

家上冢矣田子真之語或者謂其對人稱許止呂泰之事果爾亦可謂輕率之甚也然指斥如此乃得罷去稍涉權要遂至遷謫輕重不倫豈所以為尊君哉汪季路之罷蓋以臺官先論孫元卿袁和叔陳武三人考校涉私有錢原者臨安人家巨富偶試屢中故三人者遂坐此謫季路為之辯析故臺論並及之別無他罪但以臺諫論事不當復辯矣楊元範還祭酒蓋亦自覺其已甚而能自悔同列以其有異意故去之張鎡乃昌黎莫逆

與其兄爭分業張鎡主昌黎而其兄主王德謙元範乃論張鎡罷之此所以為異意也黃元章除殿院蓋實嘗與昌黎有雅好但黃亦善人想亦不敢為已甚也昌黎麻辭甚褒雖其祖之功莫能過中有一語初云獨成與子之功余揆貼云力參與子之功昨聞誥語亦貼二三字如此則余豈能久安相位哉余鄭皆非能久安者何公舊物之除意或在此也鄧千里昨日方到此則云欲禠餘於職名故以囑何公耳但諸賢豈能皆自保哉道

學之圖閒高文虎之子所為又有一圖云右道學則以鄭惠叔為首楊元範次之以其助佑道學也高文虎短喪之請復有一劉乞置都虞侯如監軍之類以上所親信為之庶幾可以相繼而無專兵之患或以其意蓋主王德謙也其無知敢於欺君黨惡乃如此吳斗南有書力排短喪之議然吳斗南已彈冠而赴架閣矣其不變而從者幾希近日所聞大抵如此無可言者年穀大熟可以寬生靈旦夕之死未知造物竟何如也

辭職休致之情楊子直劉智夫皆以為可以已之子直以為不已則亦當婉其辭但力言辭受之義而不必他及智夫以為不已則受職名而後求休致榦以為子直之說近是而智夫之謀甚疎要之二公之論皆主於畏禍榦謂禍不足畏但使吾之所處者一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聽之天命可也詘道以畏禍非也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事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似可以質諸聖賢而不惑矣智夫之論不足深

怪子直素稱學者然其言論操守矜持嚴整而考其用意皆出於畏禍此所謂同行異情者與之語殊使人駭笑自謂今日之事全出其力蓋當初欲行遣二三十人某為之首卻被某輪對為平平之論許多事都蓋抹此非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乎又言先生不可複論事但婆娑山林以聽之

與某書失名

遊談諸司閫其説蓋云呂仙遊雖與呂子約為再從兄

弟然其議論趨向絕不似子約可嘆可嘆名家之子不能安分求榮得辱其褒也乃所以為貶也榦去歲扶護還家家兄相謀葬地告以蔡文所遷穴只是蓋得不密地中雖有水痕而所藏之禾兩年尚發青芽此可見地氣之暖家兄不從乃自見行視數處皆全不成形局後乃注意兩處其一號庵前其一號後窟庵前卻在舊墳包內止是山包內裹卻於山背開穴形尖勢反風氣宣泄土石頑礦後窟乃在背逼窄反逆又更全不成地頭

此兩處雖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家兄執之甚堅其說以為合宗廟水法及親舊如詹仲景思謙之彥忠溥之諸人來說即以無風水無禍福卻之以為蔡季通信風水邪說故有身竄子死之禍惟吕東萊真是大賢見得明白諸弟力以為言則欲委而不葬見其所執之堅如此決欲以六月十六日葬庵前穴内舅氏勸其併舉先人合葬及開壙見欹側之狀方惻然欲寛葬期以去歳曾用磚結砌兩處作兩小壙試其可用與否及開庵前

一穴則滿穴皆臭水不可近恐其說之不勝遂開後壙一穴偶山燥無水遂決以為可葬目下用工開掘其地頭全無可取全不成形勢但欲幸其說之勝而不思親體之安但以為無水而不思水之外尤有可慮所幸葬期尚寛猶可商議但家兄既堅不用蔡丈之穴以為便試得無水亦不可用則無復可言者矣日夜思之心神昏亂無以處此以兄弟論之則止得順從以父母遺體論之則人子之心實有所不忍以目前未葬論之則不

可以不速葬以既葬而有水蟻之患論之則不如緩葬之為愈咈長上之意以不葬其親其名固不美欲兄弟之懽以虧父母之遺體其實又不安智識淺陋莫能决此欲望先生為熟思之賜以一言若以為可從則止得俯首聽命若當熟諫則亦乞先生反覆為家兄言之以釋其惑榦亦率親故力言之少遲一二年以俟其定望先生為斟酌之存沒均受大賜

榦罪逆不孝二親巳畢葬事音容永隔痛慕何窮葬非

其地此心如割每一起念不如無生以尊長之意止有抑遏含忍而已辱存撫之至不勝哀感適此痛苦復逼隆冬病軀為寒氣所襲輿病還家復聞後山蔡丈之訃拊心號慟累日不能已該博通達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以是氣疾轉甚累夜不能就枕多服疎導藥如紫蘇香附之屬方少瘥念欲即走侍師席以病後尚怯寒更旬日方可離此喪禮旦夕携往拜呈其條例先具别紙乞先生思慮只條例定則其中小小曲折易整頓矣扶病

拜覆草草此書稱侍讀先生十一月十九日書也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懷念及得此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啟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為恨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踈亦是一事也榦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為懼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

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個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榦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顧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閒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胸襟無

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辯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圖底人物也鞏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蕭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稾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

喬入幽大為失計讀書似得路逕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覩其氣象亦漸律貼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幡然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闕

與辛稼軒侍郎書

斡拜違几舄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跡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啟行深

夜不敢造謁坐局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間為念不以家事為懷單車就道風采凛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為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内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

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殽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厚操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冐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

此僕所以又慮夫為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為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勉齋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五

宋 黃榦 撰

書

與李敬子司直書

榦只得僕僕入京為調官計漕幕之請全無來歷大抵皆出於豐公之意臨别猶有不忍相捨之狀其拳拳於胡公之意厚矣非所以相為謀也承見教明德章更平心將諸處說明德參考如克明峻德以至於光被四表

懋昭大德自昭明德輝光日新其德予懷明德之類看兩个明字作如何說與今大學是同是别又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用功處如何能明其明德或問所謂明之端明之實是如何讀書只據見成文義看過都無所疑恐亦不是小小病痛更望與諸兄審之令有疑義更無扣問處只得依見本看但恐終無味也此事未易言相聚時只說閒話過了都不曾得攻擊也西銘令看了三十年來血脈文理終不能得通貫近因道間與黄

伯新商量方覺有歸著異日須作一段說破錄以請教也所疑虛靈洞徹非所以言理朱先生亦將虛靈不昧言德德即理也余胡諸兄皆有此疑更須見得不相悖處乃佳榦差遣定後更相度尋一相聚非紙筆所能盡述也

榦自南昌行至上饒忽動家山之興慨然南轅意欲且留家間遣人求一差遣及抵家米價大貴家間典質已竭只得且斛囊中以濟其乏而急走中都求見次以濟

之方思賢者山居之樂苦節而無求於人真長策也大
學首章舊說以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為明德
今觧以德之存於中者昭徹而無所蔽為言故鄙意欲
合内外而言之亦似有理今既無所考正姑守今說為
得其本異日相見更商量也𣱼求靜處而未可得秋凉
或走見不知可遂此願否
𣱼以是月三日交錢事縣道敗壞之甚其勞又倍於臨
川獄訟更不堪開眼財賦赤立亦只得判身判命硬著

脊梁擔負前去更兩三月後當亦少定所可喜者無臨川奔走臺府之勞可以終日坐曹耳得徐兄肯來甚濟事亦更少得一兩人同理會事不知東湖有可那得一人否要得仙鄉或九江或西湖人乃佳蓋質實耐辛苦且是甘吉父職事要一人主之也此最急者望留意旬日內得之為佳茂欽運幹煩致意未及拜狀趙簿為此間謝公所持官會事計使似亦疑之更望同茂欽力為言其決無此事也新淦

趙簿竟不免小小得喪亦何足道然世事可歎者未易言也輪交事已半月矣又以其衰老之身日與頑民為鬬何益於事而徒費心力深可歎也黄兄且留在書院一兩月後試之以事自有以處之也胡伯量得近訊否余國秀得書未及報且為致意本縣縣丞王其姓者特一畏懦之人耳昨以憲使差慮囚遂以權縣為詞乃蒙憲使對移豐城簿欲煩一言得其復職幸甚丞乃鄉人亦無一日之雅特以同官之誼不忍其至此又不敢為

白之憲使望為宛轉幸甚恐憲使未欲便改則姑遲旬日亦不妨也望為茂欽兄同為致力也

幹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卻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卻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頼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為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

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卻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餘以一身當衆怒凡寫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為新塗百姓吐得一口氣便能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

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役燕王書有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為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為人何者為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為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咈外間傳

播又是道學中一叚怪笑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為幸忽聞有此為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繹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遊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録兄平日尤寛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頼其教誨多矣歳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録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葢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為百十年之計

一邑之幸也

榦自别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賛助之意但凡所主意無非以寛恤為念此吾儒分内事但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為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榦妥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効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為幸輙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為袖以達漕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同官之誼

當如此也亦望游談為幸姚君用提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此則可矣况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邪顓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榦受納裝綱百役俱起夜以繼日無頃刻寧苦不敢辭白日真可惜又苦目昏如此役役良可笑也計使每得書憂民之志甚切但精力不逮殊可念惟司直有以助之為幸榦聞旆從同計使巡歴想必經此又得承教為

幸亦誠不可不一至章貢南安也他悉容面言少禀昨所
招敢死軍十戰死八九所存者一二耳州郡所至不加
存恤緩急何以使人有胡以迪者經由所欲赴漕臺陳
詞得爲行下照李帥元行下支給請受免使流離道路
爲幸國家財物其他妄用以充苞苴供飲宴都不計較
至於執干戈衛社稷之人卻偏去減削殆不可曉又有
臨川寨兵黄斌事體一同併望介念姚幹已書滿考夹
尖竟不可得亦可念也不知更可爲一言否

昨遣輔孫往候計使安否想已至今日又得其遞中叔姪兩書力以烟事為言殊可念也不須如此過慮然荷其意厚且念其病中心事如此懸懸且畧許之亦無甚利害但不知其病勢果何如蓋老者不知吾人閒居自有可樂而必欲見之行事是以若此焦勞今已上休致之章若病勢向安不妨高卧丘園涵泳理義又何必須是及物然後有以自見邪幹裝綑受租更五日可畢事已遣輔孫求檄稟議併求一檄差新喻林丞來權縣盖

王丞與寓公太熟質弱多狗人情恐大家得肆憾於百姓耳三月上旬必可拜見也姚君用提斡必欲得一紙合尖不知更能為之一言否亦是善人殊可念也孫行之想可到鄉中後進如斯人者殊不易得方後生時但見其俊爽今乃能折節以問學為事深可愛重也更幸琢磨之

榦昨拜書令小兒呈納今附胡叔器行甚欲一見漕使以林丞未來不敢輕以邑事付人王丞與豪家太熟小民

被害不便也謝公為一邑之巨黨熟思之此一段事不可不力賛計使行之乃一邑生靈之福幹若動足此老必作怪是乃幹貽禍於此邑之人也平南安賊易去此老難豺狼當道豈可不掃除之邪樂山鄭安曽復其小小者耳本邑苗米額管六萬二千石除二千石不可催實管六萬石每年起綱及馬穀共管六萬三千石軍用五千石縣用六千石此已是七萬四千石米矣又要貼水脚錢二萬貫春衣一萬貫半年版帳二萬共五萬貫

皆是將苗米折價須二萬五千苗方折得許多錢如此乃是十萬石苗矣故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縣計方足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為然也自此老倚恃豪強只欲見星交量則縣道何以取辦以是諸豪皆為援例而縣道之敗寔由於此今歲諸豪聽命皆依縣例而此老毅然不納已具公狀申諸司矣幹在此尚可脫則繼今以往愈恣横莫敢誰何矣幹若為南安之行則不可不速治之以寬一邑百姓之憂若不為南安之行則

勢不容與之兩立也聞張元德在彼亦熟知其曲折千萬留意乃一邑之望不但一邑之幸一路豪強聞之亦當震慴矣

幹本縣綱運已裝足甚欲一見計使只候林丞至便就道更煩急往促此來恐州郡未必肯令來則幹亦難動蓋一邑頑民日夜磨牙只俟幹動脚便發出為惡也前日偶賤體不安牒丞權縣謝知府便撥詞論擾百姓及出假後追其幹人斷治之此公終是不悛為一邑之害

民畏之如虎同心拱手聽命是何世界如此不若趂計使在此了此一事一邑生氣不是細事也榦之所以不敢輕動誠不忍百姓失所恃也若去此害其他小小者亦自知戒然後得放心也楊漕此來未曾有所按治反覺風采不如楊子直不若以此為第一義今錄去大槩更以所聞參訂助之為此一舉亦一快事也

榦彔彔於此方喜安跡數日前忽聞有改差監六部門之命昨日部中人來乃拜省劄衰晚何以辱廟堂簡拔

之意只是合有窮分又復搬家寄寓臨川且單騎一往彼中俸薄何以支吾抱關擊柝既無重責亦無多事卻可養痾矣然老矣何日而已邪令人氣悶也更有少事得劉梅伯朱敬之諸公書皆令不須俟代然輕棄民社而去又似不安山野之人不知典故輕去則為躁進遲去則為偃蹇二者皆不可今以公狀就漕臺申審欲煩契兄袖見漕使想亦有此様例當如何得漕司行下可不可皆可藉手也

同官王丞以急班改乞免差考試前書已及之今在守亦為致懇於漕使想亦必送僉廳幕中之事契兄能為一言則事無不濟人非高舉遠引不屑世故則寸進之念人誰無之今必欲拂人之情使之無故拘牽而不得遂其所欲且人以親老為詞又何忍阻人顯親之至情耶恐見運管陳丈諸同幕力為言之幸甚

聞袁吉皆盛傳富家藏楮之說人情為之騷動聞趙漕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見的實果有是說則莫

若且自十貫稅錢以上人户使之收藏若一二貫稅錢人家全無所有豈可困之邪相見在即他不暇及

閒從人暫出章貢想今已歸閩以官劵事行此事亦誠難措置彼中官會謂之鈔舊直八百足今只得百七十省其狼狽又甚於吾國也其所以出師連年屢敗者亦以錢幣不行軍士乏食之故則此一項事亦誠關利害也北方弑逆之後盜賊四起淮北道梗不通非百十人不可行榷場北客絶少兩使不至其事可想也此間最

可慮全無措置若萬一有警不惟不能戰亦不可守不惟不可守亦不可逃蓋處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一望二三百里方見山其習俗勇悍御得其道無非精兵御失其道無非劇賊向者憚於一行蓋恐其全不可為及至此究其本末又困於不得有為束手坐視甚難言也到此已兩月亦覺軍民豪傑翕然歸心卒有緩急只得旋收拾為用耳邦君有福人全不見有憂慮意亦可服也此此間事大畧如此兩子來此卻得終日監守讀書

老懶卻未得工夫讀書每日與羣豪相追逐亦頗為酒所害但嗽疾卻有向安意也向來遠遊之興如何葉味道潘子善來相訪也安豐

承聞已解臺幕之印且得歸山中陶然自樂世閒愚人方且自為議論自為軒輊亦可憐也但安豐之約既不諧金陵諸司所在想未必肯出若過儀真閒行一番乃以微服見過為旬月之欵亦不惡也蘇之蹤跡想不甚知其詳緣其人太庸凡太鄙賤不可相處此亦不欲露

不和之跡只是彼此以貌相承而已初亦不知彼乃日夜相譖訴於李仲詩之前至於相回避以臺諫脅之仲詩甚憚之遂有乞移倅之請所以取悅於臺諫而又以慰彼之心也然其心又不能自安遂密以其相傾陷之意白廟堂所以幹既改除而彼亦罷黜也仲詩為遏帥而憚一太守至於詰曲如此後乃屢遣人來相謝且自解幹亦未嘗有他以倅易倅何不可之有初未知曲折如此遂留儀真月餘以書懇相識乞奉祠未幾臺評既

下亦只得且往金陵已於五月四日交賊事然彼所以相傾陷之意亦有說有李明兄弟三四人皆豪勇之士幹甚愛之數與往來忽有告其兄欲結集人過淮取壽州者郭守以為奇貨謂幹實使之遣人相聞幹知其必無此事遂親出捕之得其兄弟兩人送獄乃是一士人徐師點者為首謀假太守之命以紿李氏之兄弟也徐師點卻是與太守最厚善嘗以壽州人欲獻城告太守太守答以待寫書與廟堂恐有可乘之機徐得此語遂

以給鄉人以為太守奉朝廷之意而為此事也李明之兄李顯以告李明李明卻之而其事始敗露既以一行人送獄乃日夜拷掠李氏兄弟使之誣毀以脫徐生之罪榦知其故遂移書仲詩取一行人赴帥司根勘郭公以此大恐遂有回避之請尚力爭以為乃李明之罪而欲嫁禍於榦亦可見其愚也出來仕宦便有此等事既一家未有飯喫而於義亦有未決然不可仕者只得且隱忍於此為祿仕而已若真要行志則無處可頓身也

金陵

伯量兄來具知為況之詳昨但疑未欲遽出以疾為辭今乃知果嘗慫和幸已平復不勝慰喜新除去就想已有定論昨嘗囑吳勝之乞賢者入幕庶得一水相望可以承教渠初甚以為然不知竟何如耳輸年事益莫未能引去良可愧怍郡事甚簡民訟絶少但性好興作自不能安靜耳正以無朋友講習為苦忽桑胡譚三兄偕來黄伯新亦繼至朝夕得以講貫此天授非人力也已

相約編禮書王朝禮十篇仍日温論語集註以相磨切十年之間吏役紛紛不意今日忽復有此每相對則深恨賢者之不來也春夏之交不雨靡神不舉畧無雨意勢大可憂大抵以江為界凡江北諸郡無不旱者沿江亦然北方兵革不休妖厲之氣浸淫至此朝論但欲平靜弟恐非我之所能必邊防未嘗不講而未有一之足恃從事於枝葉而體統之未究識者不能不寒心也此間亦議築城總漕兩司深以為然但主張小未合朝廷

亦未報行守土之臣捨是未有先焉者也漢陽

朋友得書或云赴新任或云不赴皆不得端的世事愈覺費力皆不可曉觧榦已兩上丐祠之請不遂今歲大旱無以為百姓亟發郡帑收糴米麥出糶貧民目今境内幸不至貴糴但頗以此得罪於漕司目今施行之間相咈處多制司亦不相樂只得急遣碎累先歸置一身於此以與之為敵歲終再力請祠當必可得若遂此志則當有承教之幸矣

適方知已辦臨川之行亦勢不容已吾人出處何常惟義之從耳同行甚佳候到縣卻相度也漢陽歸途

王臨川最勤而敏士友多稱道之千萬爲之調護使得展布間其欲丐祠而去亦可惜也臨川鄉民極頑非上司庇之不惟邑宰之不幸抑亦鄉民之不幸也至禱至禱

榦歸三山已月餘一去鄉井幾二十年訪舊半爲鬼矣存者莫識其面也百事悉置之度外近得小寺屋在城

中最幽静處眼界甚佳見葺治居之端坐六七年則無此身矣歸來亦苦人事之多不得一意觀書但於心事日求寡過矣李貫之素疑其弱忽奮然抗論而去東南之士愧死矣儒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盛事也昨得其書云尚留九江半年果否欲一見之私居難動自此恐為永訣矣三山

幹以被命日久又有促行之旨既不能力辭只得早到官所宜措置以為固圉之計所欲請教者非一既不能

久俟旦夕當以書求誨益也榦過豫章見陳巡檢名毅者亦西班之奇士陳凱趙八之徒莫能及也頗有相從之意不知尊兄以為其人何如能廉乎不能欺乎能忠於所事乎其他本事𨻳其所長皆有用處且得根本正當則不誤人耳榦欲遣人招之決於尊兄之一言望見教就窐處借一人至南康相追為幸今日之事人才為急也偶又與陳子實同官甚幸其人苦硬可喜尊兄知之否其人之詳何如併幸示教勢不能伺候自此相望

不遠常得拜狀安慶道中

閒居想甚適知識時勢自應若是惟有仰羡而已貫之既留伯量復歸想追隨於南山北山其樂不可量也榦不能固窮又復一出業已至此只得安之安慶雖淮郡民俗最頑頗費料理又郡無城壁累政以土惡不可築不容但已到此首興此役請於朝廷乞錢米不報止得自為之邦人以為是亦有捐金相助者度費百萬緡亦不暇計有無一面興築以是終日無少暇朋友亦有十

數人在此亦不在講習眞一俗吏也到此五日便聞浮光之警今兵退已兩月矣朝廷亦屢有大舉之說然施行多有未可人意者豐宅之意尤鋭要之無本領無今古只是杜撰何以集事得其書云欲屈契兄入機幕不知肯和此險韻否若能得同貫之一來此遊山亦佳肯來當遣人奉迎也安慶

為貧試郡落在塵埃簺楚中望諸兄如蓬萊中人不謂清流尚顧俗吏千里遠訪聞之灑然眞如執熱之濯清

水也茲承改秩佐郡之命在賢者不必多賀朝廷公論益明茲可慶也𨒪已再上丐閒之請一以避辭小受大之嫌二以避峻急掊克之政年事浸晚筋力益衰亦欲求閒耳本留濂溪以熱甚蚊多遂遷太乙觀俟得請卻過山南也承教有期預以為喜

𨒪以九月一日抵家因得杜門絶人事遂其堅僻以度餘生過臨川見朋友講學頗盛殊可喜此契兄往者善誘之力也國秀兄近況如何往者不能迂道見之此老

久病恐終不復相見矣

斡屏居粗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煥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為懼鄉閭朋友絶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遊見其志慮堅篤因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

更望扶持之爲佳老來但覺切己務内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欵語也三山

長沙之行想已有定論一出一處於義皆未有害世俗之論亦有不足恤者要以即於吾心之所安耳朋友相聚想如常此間會府卻遠不逮江之東西也亦以進取之途頗利故不忍捨之而從事於寂寞也榦還家已踰一年只是杜門教子温習故書而已嗽疾復作亦不復問醫聽之而已邦人得簡夫之來不勝其快蓋前日樂

土已變為愁嘆之鄉矣亦豈否泰相乘故得賢侯辱臨之耶南康黄史君亦是吾鄉之善類必能繼陳寺丞之善政也

閒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賛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歳月恐亦不容閒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幹閒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孥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為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之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

成矣閒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閭取得禮書來内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榦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容先生以為禮書所編皆不及古當更仔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者寄去抄録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確其次是無錢可倩人抄寫及供

朋友檢閲甚以為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為之多方抄化以粗足　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境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為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間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

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幹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巳意望相與訂正之

元思報果州兄之病令人驚惱為之柰何此數日亦有可生之意否天未昌斯文乃使吾輩困厄病患亦未終

喪斯文則决亦未使之止此也得諸兄朝夕在其側莫大之幸榦拘縻於此不得一往但有終日憂嘆而已西沂之行且宜遲之今且遣兵士六輩往備使令更看其病勢如何也安慶

榦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屬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

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孥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宦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竊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為立祠遂為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

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為題數語以見其為人庶幾祠可以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遊之情也 三山

幹屏居如常人事絶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其為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凡也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

書亦然此二公者與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没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嘉陳師彼已為費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彼刋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為著數語以見吾人愛費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為古人今其家何如子弟何如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嘆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

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為無益也

昨丞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為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曩時並邪黄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黄守不

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間老稚如失怙恃也幹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至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損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

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
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
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
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
留之一相見亦佳此間得楊志仁相聚講之又歸殊不
落寞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諱魯書意向甚
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為不亡矣近讀中庸
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

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湘中者一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

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為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已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

以及於此也

勉齋集卷五